



康巴周末

康藏人文

2021年11月5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组版:格扎

山 | 中 | 日 | 子

桂花飘香

宣佳

桂花的花瓣很小,如美丽的蝴蝶在枝头颤动着小翅膀。

“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”,桂花也有这个心劲儿,它们一簇簇扎堆,白天,那娇嫩的鹅黄如歌如谣从绿叶里,诱惑着人的眉眼。夜晚,那暗香像奔腾的马,溅起心脾的愉悦。影影绰绰中,你无法忽视桂花的存在,因它奔放持久的香。

静悄悄的深夜,它跃上窗台,从窗帘的缝隙里送上丝丝缕缕的芬芳,就这样,枕着花香入眠,梦里都是美丽的江南,丝绸一般柔滑的花瓣。

我常常看到阿婆在一棵大树底下放一条半新不旧的蓆子,蓆子上慢慢地落了一些桂花,有点黄,有点干枯,它们一层叠着一层,层层铺展开来,就是一小撮一小撮的小金山一样。阿婆粗糙的手掠过它们,捧起它们,收起来,再晾起来。阿婆会把它们做成桂花糖,装进精致的小罐子里,走亲访友,甚至走进大雅之堂。

多少个晨昏,桂花在枝头绽放着青春的年华,即便是飘落成落花,也能化身成桂花茶,在沸水的一沉一浮里,勾勒出一颗清静心。

淡黄的桂花飘落在水里。水的纯净,桂花的婉约糅合在一起,滋养着舌尖上的味蕾,以水为媒,这桂花的香不再飘飘渺渺,有了实实在在的质感。

桂花是有灵魂的,它浸泡在茶水里,又游离在茶水之外。

桂花在炎热里滚动着清凉,一朵桂花就是一个跳跃的小精灵,养着人的眼睛,再把余香无私赠予,娇小如它,就这样奔跑着闯进我的文字里,于是,香满衣,香满屋。

秋生秋葵

进入秋,就是秋葵的天下了,一年四季中只有“秋”天,让秋葵的光彩,活力四射。它们有的披绿装,有的着紫袍,披挂上阵了。秋高气爽的天气,正是吃秋葵的大好季节。

菜园子里,秋葵的尖尖朝天,淡黄色的小花儿从绿叶里探出小脑袋,这个季节的秋葵占尽了风光。

秋葵,是为秋而生的。摘几根秋葵,切成小星星的形状,绿边儿,白籽儿,粘稠稠的,丝丝缕缕的粘液,含着你依我依的情意。入锅大火焯一下,拍几瓣大蒜,加几勺剁椒,在锅里翻炒,绿秋葵里衬着红剁椒,养眼又养心。

口轻的人,可以凉拌秋葵,撒上白芝麻,脆中有香,也是无上的美味。

在我们山东老家,喜欢用秋葵蘸大酱吃,把秋葵洗净,整个的焯一下,秋葵外衣的绿就更鲜亮了,在碟子里排成几列,别说是吃,光是看食欲就大增。

最吸引人的是做秋葵茶。

我的邻居家里的菜园子里种着十几棵秋葵,秋葵这种蔬菜有个性,在它鼓出小芽尖的时候,你得用心,它是急性子,急着长大,一个不留心,它就长过了头,老了,木质化了,咬不动了。那时,就只剩下一个观赏的用处了。

邻居家的秋葵多了,吃不了了,她也得摘下来,顺便摘几多小黄花,选一个晴朗的日子,把秋葵切成小星星,把黄花和秋葵小星星放进箩筐里晾晒,随着水分一点点地蒸发,小星星的褶皱多了起来,小黄花干了,把它们收起来,密封,这就成了泡秋葵茶的原材料了。

取几片秋葵小星星,再加上几朵秋葵茶,捏几粒枸杞子,再放入几块冰糖泡水,秋葵的绿汁渐渐染了白水,嫩绿的水中,几粒枸杞子的红飘上飘下,恰到好处地点缀着茶壶里的江湖,忍不住喝了这杯茶,还想着下一杯茶,自制秋葵茶环保又清心,要是有人来访,从瓶子里取出秋葵茶,别致而趣味。

唐代诗人唐彦谦有一首《秋葵》是这么说的“月瓣团栾剪赭罗,长条排蕊绿珂珂。倾阳一点丹心在,承得中天雨露多。”

这首诗不容笔墨,把秋葵的形,秋葵的美,以及对于秋葵的喜悦,一一展现出来。在这样的秋季,再赏这首诗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,无论多么繁忙,请多抽出时间,来欣赏秋,欣赏秋葵,享受秋葵的美,品味秋葵的美味,对于秋葵来说,一个月的风光时间不多,但只要你了解它,它会给你很多。

温声细语传递风来的消息
思念像一枚幽蓝的暗器
一下击中暮色的软肋

风来了,与吟诵的真言
交头接耳,窃窃私语
透过它们长成果实的面容
高过头颅的信念柔然地站立
撩动季节的衣襟
风吹皱窗前的身影
与传说为邻,相扶相依
怀抱温暖,走到夜色命薄如纸

◎谢臣仁
秋天,道路长熟
几行藏在红叶上脉络分明
掌灯前的黄昏,短暂地安宁
刚刚洗浴过的思绪,等风来

鸟掰着手指细数时间
静候佛的脚步由远而近
等风来,长满皱纹的玛尼石
闭上眼睛,认真地审视自己

等风来,高原领首低眉

等风来

高原笔记



6
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
交公粮

黄孝纪

“双抢”一结束,炎炎烈日之下,交公粮的任务随即落到乡人的头上。

我的故乡八公分村,距离洋塘冲,号称十里。洋塘冲是一个较小的自然村落,不过因其交通和区位优势,这里成了人民公社所在地,那时叫红星公社。后来公社撤销,取而代之的是洋塘乡人民政府。与之配套的卫生院、供销社、粮站、食品站、烟草站、饭店、中学……也都呈星拱月状聚集在这里。

长久以来,从故乡到公社只有一条羊肠小道,过田野,经村落,翻山岭,多数路段为青石板铺筑。每年盛夏交公粮的那段时间,各生产队就会安排劳动力,挑了刚收上来的稻谷,按照公社下达的任务,足额交到粮站。这些稻谷,都是已经晒干,并且车除了秕谷杂质的,十分干净而饱满,质量高于村民自己留着吃的。否则的话,粮站工作人员经扦插检测,如发现尚有水分或秕谷,就会拒收,或要求就地晒粮,或要求重新挑回村庄,换了好谷再来上交。对国家分配的任务,乡人决不敢敷衍,上交的公粮总是保质保量。

有一年,在我们村庄对面的山脚下,一条黄泥巴公路开始修建,我的父母姐姐和村里的男女老少,每天从早到晚,都在各自分配到的地段,挖土方,挑土方,沿线人多如蚁。公路渐渐成形,从北面朽木溪村后的山脚而来,蜿蜒着经过我们村前的一带山岭,再往南向着更远的村庄而去。在我童年的目视范围之外,这条公路的两端都消失在起伏的群山之间。我那时只知道,公社在朽木溪那边很远的地方。记得第一次通车,场面可谓壮观,几辆解放牌汽车和大型拖拉机,从朽木溪那边慢慢开来,车上插满了红旗,放着高音喇叭,全村人几乎倾巢而出,无不跑到公路上去迎接围观,开心而激动。我那时也紧跟喧闹的人群,追在车子后面欢笑着奔跑,我第一次闻到那柴油或汽油的尾气,觉得有一股芳香的味道,用力吸着,十分好闻。这或许是我日后无论怎样的长途旅行,从不晕车的原因。

我的二姐比我大六岁,很早就辍学了,在家务农。因我大姐出嫁早,父亲年事又高,好些年,二姐是家里的主要劳力。有时生产队安排送公粮,二姐也是其中一员。二姐曾多次说到,有一回去公社交粮,差点被大型拖拉机压死。那天早上,她与生产队的一行人各挑了一担稻谷,过了村北石拱桥的时候,看到一辆大型拖拉机从南面而来,同行的人鼓动她去拦车,她走到公路一处转弯的地方,呆呆地站在中央,看着拖拉机开到面前也不知回避,吓得那司机紧急刹车,把她大骂一顿。其他人把担子都放车上,司机唯独不准她搭车。众人多次求情,二姐和她的一担稻谷才上了车厢。

分到田的最初几年,也还交公粮。选一个盛夏的大清早,二姐和我父亲就各挑一担新稻谷,一路走走歇歇,送到乡粮站去。那样的烈日天气,粮站内外全是来自各村的交粮人,排着很长的队伍。即便等上大半天,肚子饥饿,他们也不舍得去买东西吃。待验了粮,过了称,满身汗水挑着空谷箩回到家里时,已是太阳西斜。

我上中学时,曾多次从乡粮站旁边经过。那是一座红砖瓦房的大院子,前面是一道高大的铁栅栏门,敞开着,偶尔看到车辆进出。那时候,对于农民来说,粮站是神圣的地方。能够在粮站工作,吃上国家粮,是极为令人羡慕的。在我舅舅村里,有一个叫德寿的表哥,是近亲,在桂阳县一个乡镇的粮站工作。我每年去舅舅家拜年的时候,长相比胖笑容可掬的德寿表哥,一直都是酒席上深受尊重的人。

随着稻田的连年丰收,交公粮逐渐演化为交公粮代金,再以后成了农业税。农民不再上交稻谷,而是折算成钱款。不过,除此之外,农民身上承担的其他税费也多了起来,特产税、教育附加、乡统筹……名目繁多。有的年份,平均一个农民的身上,需要缴纳的税费接近一百元,对于很多家庭来说,一次要拿出几百元,实在是一项沉重的负担。况且,在上交这些税费的时候,各家还得筹措子女的学费,常常不堪言。为了交纳这些税费,在“双抢”之后的那段时间,每逢赶圩的日子,村人卖谷的,卖米的,卖花生的,卖豆子的,卖红辣椒的,卖鸡鸭的,甚至杀猪卖肉的,络绎不绝,只要是能卖钱的,各家都要想尽办法。

1987年,高中毕业的顺利通过高考,被湖南省建筑学校录取。开学前夕,按照高考录取通知书上的要求,我和几个至亲,一同挑了五百斤稻谷来到乡粮站,交纳我的口粮,办理我的粮食迁移手续。我第一次走进了这个神圣的地方,从此脱离了农民的身份,成了家里唯一吃上国家粮的人。而我的父母亲人,还将继续担负着一个中国农民应尽的义务。

我们那时谁也不曾料到,十多年之后,中国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。故乡的农业和农民,从此步入了新纪元。

峡谷纵横

贺先枣

高原的蓝天上时常盘旋着鹰,我一直觉得那些鹰不仅了不起,而且很神秘。我喜欢胡乱想象,以为自己看到了一只鹰在天空慢慢打量这片高原大地。

一只鹰在高原的上空鸟瞰,视野所及范围内,仿佛是一派浓浓的波涛在翅膀下翻腾,那是起伏的群山。波涛的顶峰雪白,波涛的下部却都是深色的,细细一看,波涛虽然高低错落,其实凝固不动。莽莽的青藏高原上,群山由西而东,西高东低。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,却让从北方闯过来的横断山脉碰了个正着。由西而东的山岭惊慌失措,却又不能马上收住脚步,仿佛就在那一刹那的时间里,山岭碎了!满身也都有了伤痕的横断山脉仍然是霸气十足,朝着南边逶迤而去。

那只巨鹰,看到了山水遥遥的过去。乘着流云下来的风,它又从现在的山水面前轻轻掠过,升高。

这是碰撞付出的代价,支离破碎的横断山,就以今天的模样出现在世人眼里。于是人们看到,在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,山与山之间出现了数不清的深谷大峡。温柔的水,便在这山与山之间、石头缝隙的峡谷里穿行。后人用歌声感叹道“横断山,路难行,天如火,水似银”,银白色的水都在山谷里,在平缓处仿佛不动的水不会是银白色,水,只有在愤怒时、在急迫中才会显示出银白色。

可威风凛凛的山脉却还是占据着有利地位,水,不再能够由西向东奔腾,在这里,无可奈何地被山势强逼着由北朝南流去。

在这片高原上很多的地方,其实原本没有水行的道路,昂首蓝天的座座大山,拥挤在一起,挽起他们粗壮的臂膀,把大地变成它们的世界。就连漂浮在天上的云雾也要绕着它们行走。它们似乎不可一世,但是,看上去是那

么温柔的水,却硬是从它们身边闯出了自己要走的路来。山石如果不让路,那汇聚在了一起的水就发出惊天动地狂吼声,江流奋力夺路,把水珠溅到半空里。

水的天性,只要是低矮处,它是能到达。长江上游很大的三条支流,金沙江、雅鲁江、大渡河,它们都是在高海拔高原上的大河,它们朝平原地方跑去,它们朝着海洋跑去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,而在康巴高原上,由于破碎的横断山的阻隔,它们只能一齐向南奔跑,它们所行的道路,或者说它们为自己开辟的道路,就是由北朝南纵情奔跑上千公里的大峡谷。

围绕这三条大河,奔向这三条大河,愿意和这三条大河融为一体的还有数不清的小河、小溪,这些溪流小河从不同方向的大小峡谷里出来。看起来是哪里低矮,它们流向哪里,其实它们都是在朝那三条大江跑去。有的从东向西,有的由西朝东,有的从南向北,更多的却是向着南方奔流。它们要走的道路也是长达几十、几百公里的众多峡谷,它们目标一致,分别从不同的方位汇入了那三条狂野的大河之中。因此,只有这三条大江能把它们带进长江,进入平缓处仿佛不动的水不会是银白色,水,永不干涸,波涛无边的大海。

山、水、峡谷,构成了一派雄浑和苍茫,构成一派辽远和空旷。神秘,也就从这里生长出来、弥漫开去,这就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、让世人仰视的康巴高原。

起风了,那是高原上空的罡风,与其说是刚劲有力,还不如说是狂暴无理。似乎无形,却呼呼有声,它在空中的力量可以让飞鹰不能自己,有时,它能撕裂钢铁的翅膀。

从高空里下来,已经不再是巨



南迦巴瓦峰夕照。晋美多吉 摄

浴佛、晒佛

浴佛是指佛祖降生时,九龙吐水洗浴圣身的传说而来。在古代,它已成为佛教故事中一个重要的题材。印度鹿野苑和阿摩罗伐底近代出土的佛传雕刻,都有这种情景的构图。

据《过去现在因果经》卷一的记载,摩耶夫人怀孕临近产期,一日出游兰毗尼园,行至无忧树下,诞生了悉达多太子。难陀和伏波难陀龙王吐清净水,灌太子身。因此,后世佛教徒纪念佛诞生的仪式,都在佛堂中或露天净地设灌佛盘,在盘中的莲台上安置着一手指天、一手指地的释迦太子金像,然后灌以香水,以表示庆祝和供奉,就叫做“浴佛”或“灌佛”。这一天是佛教四众信徒的欢喜节日。

晒佛则是藏传佛教文化中重大活动之一。在西藏、青海、甘肃、四川、云南等省、区,藏族的传统宗教节日中就有专门的晒佛节,大都在藏历二月初、四月中旬或六月中旬举行,具体日期各地不尽相同。届时,各地寺庙将寺内珍藏的巨幅布画和佛经织绣佛像取出,或展示于寺庙附近晒佛台,或山坡,或巨

岩的石壁之上。这些巨幅布画和锦缎织绣佛像,做工精致、色泽鲜艳,艺术价值很高,有的还是国宝。观瞻者成千上万,为了方便信众和游人观瞻,有的寺院还修筑巨大的晒佛台。如拉萨市的布达拉宫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均有巨大的晒佛台,台面宽阔,可同时悬挂数千幅布画和佛像。其中以布达拉宫的晒佛台规模最大。每年藏历四月中旬,将长约二十余丈的五彩锦缎堆绣成的巨幅佛像,由几十个身强力壮的喇嘛从寺庙藏宝室中取出,悬挂于第五层楼的楼壁南面,每年悬挂一幅或数幅。佛像多为释迦牟尼佛,三世佛等在太阳光的照射和布达拉宫金顶的陪衬下,彩色佛像相映生辉。身着紫红色袈裟的喇嘛,口念佛经,在佛像前顶礼膜拜。无数观瞻者虔诚地凝望佛容,场面宏伟壮观。扎什伦布寺的晒佛节,于每年藏历四月十五日举行。青海省西宁市塔尔寺的晒佛节,于每年正月十五日在山前展晒狮子吼佛、释迦牟尼佛、宗喀巴和金刚萨睡佛像。寺前,临时搭有大帐,供该寺法台暂时办事之用。

来龙去脉

小寺院的晒佛规模较小,一般在寺内举行。如理塘寺每年正月十五就在寺内举行,晒佛与酥油花灯会同时进行,前往参观者成千上万,十分热闹。

康定转山会的“浴佛、晒佛”活动却有别于其它地方。

跑马山上九龙浴佛寺为景区的最高景点,坐落于原九龙池。庙宇宏伟,金碧辉煌,一派祥瑞。相传,佛祖释迦牟尼出生的时候有九条龙为他沐浴,人们为了敬奉佛祖而修建此寺。寺里的壁画演绎了释迦牟尼佛祖从诞生到圆寂的全过程。寺内香炉长燃、油灯长明,诵经声声不息,昭示出藏传佛教文化的神秘魅力,是许愿祈福的灵地。此寺与西坡的凌云白塔遥遥相望。寺庙的池壁上沿有从雪山下的五色海子浸下来的清澈如甘露的水源,从龙口中吐出为佛陀沐浴。此处除了跑马坪”外,许多到了晒佛节,于每年正月十五日在山前展晒狮子吼佛、释迦牟尼佛、宗喀巴和金刚萨睡佛像。寺前,临时搭有大帐,供该寺法台暂时办事之用。

康定转山会期间的“晒佛”,分两个时段和两处不同地点举行。

康定转山会

紫夫